

孟子集注

冊中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注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也。太孟子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

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

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能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

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

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

是而非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

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反故世子

於孟子之說也。孟子知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

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

盡無復有他說也。已。成覯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

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儀姓儀名魯賢人也。若

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

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

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今滕絕長

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命。莫旬反。眩音縣。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

愚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

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間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

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

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

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音齊

賁疏所居反飭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

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

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

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日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鈇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

葬乃疏食此古今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

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

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

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魯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

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

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

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

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

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謂然友曰吾他日未

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

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

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

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又好爲皆去聲。復扶

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大卿之長也。歆，

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然

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

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

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

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

○戒林也。可謂曰。孟子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喪。慟禮也。

其心痛於流俗之意。出於入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

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及其父兄百官皆

不致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

學不悅。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

然者。誠服之善。豈不期然而然。○滕文公問爲國。以禮

聘而文公問之。至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

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續音陶亟紀

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

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知此者。蓋以民之爲道也。有

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

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見音義並是故賢君必恭

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陽虎曰：為富

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曰：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

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

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救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

時一夫授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地，畫為九區。

區七十畝，中為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以助耕公田。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攷。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

夫所耕。又輕於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

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龍子曰。治地莫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龍子曰。治地莫

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

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

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

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

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

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也。貸借也。糞壙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

以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二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

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

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

定業而上下相安者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

也故下文遂言助法雅于付反○詩小

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

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

之也故引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

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

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為

義校以教民

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

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五中華書局聚

序。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

爲王者師也。

滕國福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

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

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

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使畢戰問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

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

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

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

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

以兼井故井地有不鈞賦無定法而貪暴得此始而

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

暴君汗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夫滕壤地褊小

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褊小

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

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闌亦

者是以不可分田制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

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

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

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而

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矣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

畝也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

耳備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

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第是

孟

子

卷三

大中華書局聚

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望，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

之田，以厚野人。也。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也。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

防寇盜也。望，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

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

人也。周養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

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

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分法，此獨詳

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

則在君與子矣。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概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

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
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貧富不均，裁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
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田爲辭。然而已法之行，悅
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能刑一人而可復。所
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
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以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
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一方宅畫爲數井，
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卹患，厚本抑末。足以
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
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
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
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有爲神
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
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

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衣去聲。捆音閩。○
神農炎帝神農氏。

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

之井服也。搆也。塵民所居也。坻野人之稱。褐以供食也。程

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陳良

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

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坻。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

也。其柄。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

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

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饗音雍。飧音孫。惡平聲。○饗音孫。惡音孫。食。

也。朝曰饗。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

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

語入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

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

陶治之處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

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

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

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

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

息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公

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

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

下者。豈必耕且爲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

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暘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

傷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

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淪音藥濟子禮反傑仇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

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水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汎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

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

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

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

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

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皆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

稽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

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

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

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之。其性

放逸。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堯以不得舜

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

爲己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

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

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

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

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

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盡

其不以位
爲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

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

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

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
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

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
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

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
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

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

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

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

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反任平聲。皜音杲。上聲。暴蒲木。

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揚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

弓所以記子游謂有若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

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

孟子辭也。曾子之辭也。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

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缺亦作鷓。古役反。鷓鳥。

南蠻之聲似。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

木而入於幽谷者。

鳴嚶嚶出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

魯

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

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閔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

詩爲信公之頌而孟子以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

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

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

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如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

長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

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

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

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也蓰五倍也什佰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

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

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闢。○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

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

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

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音現。○又見

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

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

不安者故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

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

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

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

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

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音蒲。北反。

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

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

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

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

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自覺其非也。而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

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顏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

其親亦必有道矣。

納音泚。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請。爲去聲。藁力追反。裡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

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顏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

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

故如此。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

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憮音武。閒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王去聲。孟子。

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

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

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

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

君子豈可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且夫枉尺而直尋

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音夫。

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

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

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

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

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

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

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上去聲彊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

也王良善御者也雙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雙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

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

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雙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

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或曰

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揚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其

行而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

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

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

攻伐怒則說諸侯使相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

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

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

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於首曰冠女之家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之家

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

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

妾婦順從之道耳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居廣

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

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

氣。箴。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周霄問曰。古

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

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

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三月無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三月無

君則弔。不以急乎。太。周霄問也。以。已。通。曰。士之失位也。

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

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

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

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

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出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出

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

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舍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

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

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

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
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
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

隙之類也。

爲去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
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

孟子以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灼亦媒
也。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
其

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

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
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曰否。士無事
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曰子不通

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

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

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

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羨。延面反。○通功

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曰梓

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

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

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曰有人於此。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

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

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萬章

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

何。

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孟子

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

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

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

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

毫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爲其殺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

匹婦復讎也爲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湯始征

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

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

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

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國一

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

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

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

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武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

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

惟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

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

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

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

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

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也。細民。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

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

伐之功。因此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不行王政云爾。

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又

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

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

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洽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

而已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

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

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

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矣引而置之莊

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

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

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

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

宋王何。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公孫丑問

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不爲臣

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

不內。是皆已甚。迨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迨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

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

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

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 闕音勤 ○此又引孔子來

人拜

見己也惡無禮畏人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 闕窺也陽貨於魯

為大夫

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 曾子曰

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

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

矣

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入也言

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疆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

己所知甚惡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

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戴盈之

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

後已何如。

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也。孟

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

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攘

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

不可而不能速改與。○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

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好下去聲。

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

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

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

余。洚水者。洪水也。

洚音降。又胡貢。胡王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

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使禹

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

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險

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

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

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

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

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

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

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

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

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

治也此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此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孔

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博典

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邊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

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

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聖王不作諸侯放

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

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

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

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

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爲皆去聲莩皮表反○

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

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與楊墨道行則人皆無

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亂也吾爲此懼閑

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矣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

治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

陋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殘

比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

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抑止也兼并之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

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之行好皆去聲。○誠，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

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故哉。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所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

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

蓋邪說害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

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

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

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

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

於生民禍及於後世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嚴而自

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嚴而自

常人之心而度○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

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

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螻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螻蟻蟻蟲也。匍

匍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

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

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

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

廉。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

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

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

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

廉如胡之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纻以易之也音辟

壁續音盧○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音辟

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

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

其兄生鵝者己頻顙曰惡用是駢駢者爲哉他日其

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駢駢之肉

也出而哇之蓋音閻辟音避類與擊同顙與蹙同子

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

歸也己仲子也駢駢鵝聲也頻顙而言以其兄受饋

爲不義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

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

孟子卷之四子墨天不笑朱熹集注

以六律離婁章句上凡章二十禮記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員之器

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

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

下不可無法度仁政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

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仁心

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

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爲犧牲斷死刑必
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

時齊國不洽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故曰徒善
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
其政是謂徒善有其

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
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綱紀文

辨趾之意然後可以行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
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
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

行不過差不遺忘者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
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

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準所以爲平繩
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

下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者廣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

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

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

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

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

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

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

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故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

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鄭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

其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泄泄猶沓沓

也。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泄泄猶沓沓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誠也。故曰。責難於君。謂

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苑氏曰。入

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

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鄭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

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孟子

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說至極也人倫

矩人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

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

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

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孔子

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

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暴其民甚則身弑

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

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證也苟得其實則雖有

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

幽厲為鑒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國之所以

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

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

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

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孟子曰。愛人不親。

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治人之聲。

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行有不得。

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親不

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

其效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孟

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

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

也。故○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

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

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

百姓之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

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言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

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

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其本

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斐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

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孟子曰。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

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人皆

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齊景

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

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今也小國師大國

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不言小國

所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如恥之莫若師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

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

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

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

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

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

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

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

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

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

難。所謂難爲兄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

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大國受命於

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

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孟子曰。不

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

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

淫者不知其爲危。蓄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士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爲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以其顛倒錯亂。至於敗亡也。所以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足。水名。纓。冠系也。滄。浪。水濁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

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

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

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

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

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

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

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廣野也。言民

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爲淵。馭魚者。獺也。爲叢。馭爵

者。鷓也。爲湯。武。馭民者。桀與紂也。爲去聲。馭音聞。爵與雀同。鷓音同。

鷓諸延反。○淵深水也。鱣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長在

也。此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馭矣。雖欲

無王。不可得已。好爲王。皆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

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則病且益深。死且益迫。而艾終焉。可得不然。詩云：其何

固難卒辨。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詩云：其何

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

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

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

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棄，猶害其身者不知禮

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

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

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

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

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仁人之

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天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

正路曰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

行也○此章言道本固而有而人自絕之是

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

其長而天下平。

爾通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爲甚

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

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

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信

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

欲誠其身則安往而不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在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

信乎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

人之道也。然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無

僞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

者也。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迷中庸孔子之言。見

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

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

潛心焉。○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

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

者。

時去聲。○作與皆起也。蓋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

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歸寡孤。獨庶人之二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於。虞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

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

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

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孟

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

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冉

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

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

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聲。○林氏曰：富其君

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

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

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開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

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愷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孟子

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

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眊音牟，瞭音了。

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

乎。

子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

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殉人徒爲失己 ○公

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教不親也孟子曰勢不行也

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

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

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

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

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閒不之思而亦不失其爲教子父子之閒不

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

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
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

牲以爲養，亦不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

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

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

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

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

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

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於親意更欲與人也會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閒去聲○趙

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

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入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洽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

於政不待乎發之孟子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能下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之心，能之非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

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

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

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驥字

樂正子見

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

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

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

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驥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

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曰克有罪曰樂氏

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

樂正子之罪人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

鋪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

鋪博孤反啜昌悅反

○徒但也鋪食也啜斂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

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

不爲祿仕二者之不娶無子絕先舜不告而娶爲無後

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

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

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

而欲不告而娶則○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

實從兄是也

而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

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閒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其意亦猶

此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

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

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

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

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

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

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

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

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己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

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

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

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此之謂大孝。

底之爾反。○瞽瞍欲殺舜，至是而底豫。

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

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

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

而巳。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

瞍而善之曰：惟如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

始於見其子，弑其父者，常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

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

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岐夷地之相去也。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

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

合符節。

行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之篆刻文字符節以玉為之。

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

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也。

則一也。其道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

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

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

體網紀法焉。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

涉也。

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

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涇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

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

己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爲政者每人而悅

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入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

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

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

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

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逸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

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

其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亦宜乎。王曰：禮爲舊

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

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

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

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

望其歸也。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

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

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窮極也。窮之於其所往之

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輿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

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

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

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孟

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孟子曰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入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

耳○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察理不精故有

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

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樂音洛無過

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

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

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程子曰：有不為，則知所擇也。

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無所不為者，安能有為邪？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猶已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為。○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猶已

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孟子曰：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

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

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孟子曰：大人者，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

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而極其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

以當大事

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

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

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

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

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

左右身之來處也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

其有所持循所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

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

而自得者乃自得也○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饜飫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急

已通求之則是以得之己而○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闕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

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孟子曰以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

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

以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孟子曰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

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

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

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苟爲無本。七

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

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水下各反。聞。去聲。○集

也。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

必有蠟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謂

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謂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謂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

子存之。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

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事物

盡其理之詳也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存天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者能之。○孟子曰禹惡旨酒

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

儀狄而絕旨酒。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及之名。書曰禹拜昌言酒。湯執中。立賢無方者無過不及之名。

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之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

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

所易狎而德之盛。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

待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

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

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

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

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入謂○孟子曰。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

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

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

十實平王之四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

之音逃机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與於田賦乘馬

古事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

事此三者皆其所記皆有史官掌記時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

辭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

則筆創則創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

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

之言○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

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

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予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也

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

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生去孔子未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

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

○於人而私竊三章歷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

○此又承上三章歷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

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也○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

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

死死傷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

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

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

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薄。

耳。薄。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

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

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

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

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

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

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

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

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

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雖有惡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

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

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

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

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

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

也。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所惡於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

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

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

事。則智亦大矣。

惡爲皆去聲。○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

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天

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

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

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

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

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

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

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公行子有

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

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孟子不與右

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

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

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

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

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泄其禁

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

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

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己歷右師之位矣孟子言也
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

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

禮者敬人之施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

之恆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下去

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

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

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

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

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是故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

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

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見事

前篇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

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

回同道。則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

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

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禹稷顏子易地

則皆然。使禹稷居顏子之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

顏子居禹稷之憂也。亦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

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鄉鄰有鬪

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

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

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

聖。其心盡善也。故○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

人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

敬之也。○

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

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

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

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戮羞辱。

也。很忿。戾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

善而不相合。故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

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賊害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

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

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

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

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

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

絕耳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

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

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

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

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

人未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

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

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子思居於衛有齊

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以言所不

去之意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

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

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

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

而不害其○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

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瞞古覓反○儲子齊

人也○瞞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

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

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
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
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
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
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
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

妻妾

施音適又音易播音燔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

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由君子觀

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

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注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

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

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

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

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

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

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爲子

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恕苦入反。共平。

一中華書局聚

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
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恕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
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
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
以為孝也。若非孝矣。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

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

昏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去為

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
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
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

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
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
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

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

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之意極天

知解憂孟子真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

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

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

躁急心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

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萬章問曰詩云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

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直對

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

娶。是廢人之大倫也。倫。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

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

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亮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

亦多私者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

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

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

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

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

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尼與平禮反。忸女六反。忸音

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去塗廩，瞽瞍從下

舜穿井，舜穿井，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

也。謨謀也。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

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

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珣

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

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為己妻也。象往舜宮

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

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

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

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

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

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

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

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

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孟子卷五 三一中華書局聚

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

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

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猶放

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萬章曰。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萬章曰。

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

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

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

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

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

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

之乎。庠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

殛誅也。舜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

鼻亭。卽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

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

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

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

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

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

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

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

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不

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

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

瞽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

矣。

朝音潮，岌音及，反。威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音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

治

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

堯

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

爲

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

密靜也。入音金。石絲竹也。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

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

也。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不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

均。己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

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

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法，不可以一字當以己意迎取一句之

周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

真無遺民也。非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

大乎以天下養。為天下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

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既

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

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

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

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

善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謂父不得而子

孟子 卷五 六一中華書局聚

者而非如咸○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

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非天下者天下之天下有故也然則

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與之者

諄諄然命之乎諄之諄反○萬章問曰否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

與之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

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

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

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

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

以與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

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

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

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

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

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

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

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

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卽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泰誓曰：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

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

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

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

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

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

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

皆嵩山下深谷中不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子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堯舜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肖而舜禹有天下也。

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肖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

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匹夫而有天下者，德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

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繼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故不有天下。繼

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

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

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

不有德而天下亦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

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

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

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此相王皆去聲。艾音又。○

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

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

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周之不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毫商所都也。

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復言天下之意。

意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也。或曰。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

與賢則與賢。天子繼孔子則與孔子。而前聖之○萬章問曰。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也。要平聲。下同。○伊尹欲求

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孟子

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

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

受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

取諸人。

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

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

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

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

湯三使

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

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變。幡然。

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

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

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

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

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而已。思天下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

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

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

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

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

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

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去行

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

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吾聞其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

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

父子不得而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商書

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

亳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

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癰疽於容反。

瘠，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

造之人也。好，事謂喜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

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

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

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如

字又音犖。○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

進以禮義，主於制斷，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孔子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

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

是時孔子當阝，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要平聲。○

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難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

饋女樂以聞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

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

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

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

主與其所知者。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

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

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

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

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

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

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

知虞公之不

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鸞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自好

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鸞以成其

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

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入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

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

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

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竝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

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

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

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

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

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

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

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

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孔子也。

浙先歷反。○接猶承也。浙讀米水也。讀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

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

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

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

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

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

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孔子之謂集大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孔子之謂集大

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

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

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

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如振

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

河海而不洩之振，始知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

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

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

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

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

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訕然也。故竝奏八音，

則於其未作而先擊，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闋而後

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

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

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智，譬則巧

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

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

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

是以偏孔子之遺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

則猶春夏秋冬之流行於四時也○北宮錡問曰周

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名衛人班列也孟子曰其

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

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

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

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國中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

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

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

若春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

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大國地。

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

食三百六十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

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

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

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

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

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六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一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

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

四十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

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

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

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此五

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

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先王制不同蓋不可考

闕之可也○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

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

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

其事固不可一追復矣○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

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特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

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

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

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

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

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

所獻子之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

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

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

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

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

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

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

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

也者。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

子而友匹夫也。禮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甥也。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用下敬上。謂之貴。

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

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賢皆事

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

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

友匹夫。而不爲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

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

幣帛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

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

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

聞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

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

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

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

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

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

以道如餽臚聞戒周其餽餼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

受陽貨烝豚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

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

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

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

何其受之與平聲讞書作慝徒對反禦止也止入

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

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閱作愍。無凡

民二字。識怨也。言殺入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閱然不

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

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爲烈。十四字語

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曰。今

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

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

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六謂非其有

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

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

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豈便以為真盜也。然則盜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臘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為獵而較。曰然則孔子之仕也。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

也。此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去者，亦欲

其小試。既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也。若

是以蓋其去雖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

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行

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

言其仕有秋史記者，無之疑也。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

後去而於衛之專，則又受其交際，問饋而不卻之。一

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按○孟子曰：仕

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

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

爲養。

爲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任道而亦有家貧

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

井白而欲資其餽養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

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任不爲道已 辭尊居卑辭富

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惡平聲柝音託○柝行夜

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

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

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

僞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

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 也。易稱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

也。

朝音潮。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所以必辭。尊富而

寧處貧賤也。

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

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

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

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

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

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

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

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

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

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

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標

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

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

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也。況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

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

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

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

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

王公之尊賢者也至下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

所當法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

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

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贊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

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萬章曰庶人者與執贊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

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且君之欲往見者士之禮

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
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
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去爲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
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
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
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
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

也。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

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

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任之，臣通帛曰旃，士謂以已任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于之首曰旌。

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

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矣。欲見賢

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

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

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萬章

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

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方任而任職君以其官名

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

丑所問者而觀○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

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

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

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

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

世也是尙友也尙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言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

則不可以不知其所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

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

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

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

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君之大過。謂足以立親戚之賢者。蓋與

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王勃然變

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

覆之而不聽。則去。君之義親疎不合則去。此章言大

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

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

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執一

